

新
增
修
訂
本
說
明

女科要訣卷之十三

進賢舒詔馳遠著

論調經

大凡經水不調必皆因病而致無病之婦蓋未有不調者也經
云女子七歲而齒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交媾而成孕七
七而天癸絕地道不通而無子乃天然不易自然而然安得有
所謂經水不調者哉蓋為病所阻營衛經輸不能自裕運行升
降皆失其常以致月事愆期或前或後不以時下倘若不能分
經辨証按法治病徒用調經諸藥不但經不能調其病不除而
不死者幾希矣必求其所以致病之由或為六淫外邪或為七
情內傷或為飲食傷脾或為痰飲阻隔或本氣多火迫血妄行

而經無常或素稟虛寒陽氣不運而血凝滯或經水短澇由于陰精枯涸或崩中帶下皆因脾胃氣虛凡此務宜審其病屬何經察其本氣辨其陰陽確有所據而後按法以治其病而營衛經輸各自流通運行升降悉如其常則經自調矣所謂治其病卽所以調其經上乘法也

從來女科皆重在調經謂經不調不能受孕故專以調經爲主自予觀之殊屬不然常見有子之婦無論經水調與不調皆能受孕其無子者並非五不女之類雖月信如期身終無產此蓋天地造化之妙有莫之爲而爲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調經之說竟可以不必而治病之道必不可不講若病不除匿但不孕命且去矣故訂以治病爲主眞要訣也推之安胎催生亦皆當以

治病為主其法屢試屢驗其理可信可憑女科諸方惟不足錄
予非敢謬然臆說剝削前賢竊恐貽悞後世寔出于不得已也
同志君子當必有以諒之

六淫外邪乃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也六氣爲病各不相同然
不外乎六經以六經之法按而治之而更察其本氣辨其虛
是則皆得之矣

七情爲病不必穿鑿于所因統而言之皆爲抑鬱憤懣之氣
阻遏胸中以致飲食漸減則生化之源漸窒因而經水漸白
不調法主宣暢胸膈條達脾胃收攝腎氣方中宜用黃芪白
朮茯苓遠志砂仁白蔻半夏桔梗故紙兔絲更當相其本氣
而爲加減

客問憂鬱成病迢迢散可用乎曰不可名雖善而禁不通凡
憂愁憤懣則胸中鬱結其氣消阻主平靜而生陰則爲病
能受人勸則情懷舒暢其氣發揚主平動而生陽病故愈
蓋爲憂鬱一段陰氣痞塞胸中飲食不下憤懣增劇斯時不
爲宜暢胸膈條達脾胃而反用柴胡薄荷重耗其陽更加當
歸白芍愈滋其陰而不死者亦罕矣

飲食傷脾者宜用砂仁神曲人參白朮等藥

痰勞阻隔者宜用六君加炮姜草果等藥

火刑迫血妄行者宜用生地丹皮梔子仁童便涼血活血等
藥更加參芪補其氣以統攝之

參稟虛寒者宜用水附姜桂參芪等藥

血虛肝燥陰精枯涸者宜用歸地歸之等藥

脾虛氣弱不能統攝而爲血崩者宜用人參黃芪白朮山藥

欠實故紙鹿茸之類

凡血妄行者或上溢而爲吐血或下行而爲崩漏均爲脾虛不能統攝所致法宜大補中氣一定之理也且有妄行于後陰者曾容門人馬貫一云一婦人奇証每當期腹中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經血不行于前陰反從後陰而行三日則腹痛諸証俱已次月當期亦復如是此爲何証當用何法予以此太陰脾氣虛弱不能統攝少陰真陽素虧陰寒內結而爲腹痛侵入厥陰則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証爲總三陰寒極阻截前陰經血不能歸于衝任而直趨入腸宜用人參黃芪

扶苓白朮以大補中氣附子肉桂乾姜砂仁以驅少陰之寒
吳萸川椒以散厥陰寒結更加山藥芡寔瀉大腸香附萬
年雷引導前陰一定之理也曹一卽依此法爲之調理數月
則經調而受孕矣

女科書雖有調經先去病之說然不能分辨六經按法治病
如所載赤白帶下白淫白濁癥瘕積聚痰癖腸覃石瘕諸証
但執一方而無可憑之理誠恐如慢後人而是書之所以作
要訣之所以名極知僭越無似寔出于不得已也否則曷敢
更置一喙哉

論閉經

經閉不通者亦必各有所因未有無因而成閉經者也從前女

科諸書不能視病用藥所載方論概不足錄今酌定治病手眼
總在臨証之際詳悉審問察其本氣分別六經辨其寒熱虛實
得其所因確有所據按法爲治其應而响若其人陰虛火旺經
血短少漸至乾枯而經不行者宜用歸地阿膠燕陰養血丹皮
以瀉血熱降香以行血中之氣香附片以通其經而經自行若
其人陽虛陰盛冷積胞門而血不歸經者法主附桂姜砂以逐
冷積參芪苓朮太補陽氣使陰退陽回而經自行曾醫龍雲
從之婦經信兩月未行醫用膠艾四物加紅花二十餘劑則飲
食漸減舌胎漸乾且黑謬謂有火再加炒苓又二十餘劑則舌
胎更加芒刺滿口腹膨作泄人事固倦身重惡寒雲從來宮求
治吾曰飲食減少腸膨作泄屬太陰人事困倦身重惡寒屬少

陰胎刺乾黑者陽虛不能薰騰津液之所致也方用芪朮姜附
砂半桂苓故紙等藥六劑而身發大熱者知其泄且久間必自
止又三劑泄止矣身熱漸減而腹中又作大熱雲從恐附于太
過予曰裏陽來復佳兆也積陰可化經當自通又十餘劑而人
事康復飲食加健腹膨俱消舌胎盡退經信行通知故又有爲
精積一証乃因經信當行血海未淨而強交媾精與汚濁互結
而積于胞胎之中以致阻塞經閉不通壯類有孕而証不同有
孕之婦飲食喜惡不常且腹中胎息汨汨微動精積之証悶亂
不安飲食不下腹無胎息可驗東當密觀其去果有此事中
攻堅破積一方用糯米一兩用斑蝥十五個同炒黃色易斑蝥
再炒去斑蝥用糯米花蕊石一兩硫黃五錢同煨州淨取山十

血五錢 川山甲 炒五錢 製硫黃五錢 無名子五錢 巴豆霜三錢

紅花三錢 桃仁三錢 降真香三錢 硃砂一兩 肉桂五錢 茜茂錢

白朮五錢 人參五錢 虛寒者加姜附五錢 火旺者去肉桂加大

黃香附五錢 已上俱爲末 神曲糊爲丸 每用開水服五錢 攻通

堅結卽愈 若用藥不得其法 延至牢不可破 無能爲也 有爲

滋痰估踞胞胎者 其腹漸大 白帶常來 飲食非如孕婦 喜惡不

常 且又無胎息 可驗由其脾胃素虛 而生化之源 留飲壅塞

是以經血不行 兼之腎陽不足 不能化氣而痰乃微 估踞胞胎

法宜六君子加砂仁 草果 干姜 肉桂 南星 香附等藥 其痰仍隨

白帶良驅而下 其腹漸消 經信復通 可以受孕矣

通經之道 仍在治病 調經門言之 已悉 茲不復贅

論安胎

安胎之道法當求其動胎之故然未有無故而胎自墮者于中必有所因或因脾虛氣弱而不能載或因縱慾傷腎而不能安或因攀高或因跌撲凡此均宜大補元氣調理脾腎如參芪苓朮茯苓故紙等藥若火旺加歸地阿膠黃芩虛寒者加附子炮姜肉桂若胃有寒痰加炮姜半夏若兼嘔逆加砂仁白蔻吳萸丁香若三陽外感頭痛壯熱表邪大盛正氣受傷而胎動不安者則當分經解表以去其邪而胎自安若爲三陰中寒陰邪內攻下利厥逆腹中急痛其胎必動宜亟回其陽以驅其陰而胎自安若陽明內結火邪入胃燥渴陰精胞胎立壞外見惡熱不渴舌胎乾燥噴熱如火大便閉結法當亟驅其陽以救其陰能

見幾于早不失其宜胎亦可保

曾醫房媵懷孕三月而患熱病求吾藥吾見其口燥心煩湯欲飲冷老陽明裏熱也法宜白虎以撤其熱汗出惡熱大便閉結者胃寒也法宜調胃承氣以蕩其寔口苦咽乾者少陽腑証也法宜黃芩以瀉腑熱舌胎乾黑溼利滿口者內火燥乾津液陰欲竭之徵也腹微痛而胎欲動者熱邪逼及胞胎也若不急行驅陽救陰之法胞胎立壞不可爲矣卽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加黃芩一劑而熱勢畧殺再投一劑泄下二次結去津回諸証皆愈其胎卽安此但治其病不必安胎而無不安者也會見有懷孕五月者卒病中寒頭重如厭腰痛如折厥逆而惡寒腹痛而胎欲墜法當亟驅其陰以救其陽

而胎自安粗工不辨但用膠艾安胎散數劑而竟隨其胎且斃其生矣

又有懷孕七月者漏下清水時值秋分之後燥令大行乃爲肺經受燥醫者不識謬執成法以爲脾虛而用健脾之藥不効又謂藥不勝病再加大劑十餘服水更加甚而治墮矣其後仍復下水醫謂不產後元氣暴虛更重用大_神數劑而証變喘促直視口不能言延予診之肺部洪勁無倫面色焦槁肌膚燥燥鼻鬻扇動吾知其不可爲矣乃詰醫者曰若謂脾虛何所徵驗蓋脾虛者當必自利不渴今大便結硬口乾心煩乃爲燥傷于肺其氣下迫胃中津水長驅而下而反用健脾之藥愈助其燥而肺愈傷今見肺脈洪勁無倫鼻鬻扇動

乃肺氣立絕之候尚可為哉醫者不能置候少頃氣湧而死矣明年九月又有懷孕七月受秋燥而漏下清水者其証與前死者無異其家懼而求予禁診視之依然肺脈湛勁皮色乾枯心煩不眠吾用玉竹天冬阿膠雞子白以清肺燥枯梗開提甘草和中一劑而効五劑全愈可見安胎必當治病七不能除命且去矣可不慎與

孕婦小便癃閉不通外科書名之曰轉胞謂氣虛則胎下墜壓翻膀胱為轉胞因而胞系了戾小便不通了戾者絞紐也法主大補中氣何其諺也胞為胞胎膀胱為尿脬並非尿胞小便不通關係出窾十系無干何必曰胞系了戾且小便不通名曰癃閉不宜驟神法當宣暢胸膈而醒脾胃使上焦得

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能行方宜白朮砂仁半夏肉桂更加
 桔梗開提生姜升散
 轉運之機乃得先升而後降安投參
 苓芪木壅塞不行何
 益哉吾觀胎前諸証惟惡阻一証為中
 脫停痰可為定例其
 餘如子林子腫又名子懸子癩子瘖等
 証皆有寒熱虛是不
 同務必察其根由確有所據而後按法
 用藥方為妙籌女科
 諸方皆非肯要吾不敢從

附胎前預服良方

炙黃芪三錢 製白朮三

分 白茯苓二錢

西砂仁一錢 炙甘草八

分 兔絲餅二錢

煨盆子二錢 破故紙二

分 廣陳皮六分

右方用煨姜一片水

煎服若體虛者加人參陽虛者加附子

血虛者加歸地火旺者去砂仁加黃芩此方必宜多服自受
孕以後卽服是藥不可歇手俾元氣足則胎自固而無墮胎
之患內氣克則產自易而無產難之厄且臨產不受虧產後
必無病然又胎元足兒體堅無恙此爲培母之後天卽所以
毓兒之先天上乘法也此孕婦有病必當及時治之務令其
患物不可遺其病于產後治之
更難治甚且不救慎之慎之

論催生

孕婦產難亦皆有所由來懷胎十月形完氣足必自分娩產母
無病其產自順今既癸動兒已出胞頭已向卜曷爲三五日不
產其中必有所因或爲氣虛不能運送宜用人參黃芪茯苓白
朮補氣之劑或爲血虛津乏而不流利宜用歸地何膠髮灰龜

板之類或爲疾病侵害以致難產當按六經之法分經用治使病去而產自順醫不知此任用催生諸方無端妄投徒斃其生而已矣

曾見產婦臨盆數日不產者其証嘔吐不止腹中大痛少氣懶言身重無力此少陰証也催生諸方不可用吾用黃芪白朮附子肉桂砂仁半夏炮姜吳萸一劑而嘔止但仍腹痛未減依然少氣無力于是倍加芪朮再投一劑則腹痛止而氣力加健其產如達母子俱無恙

又醫一証發動六日晷已出胞頭已向而下而竟不產醫用催生諸方又用催生靈符又求靈神丹俱無効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項腰背強痛此太陽寒傷營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

劑投 令温服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上訖豁然而生此
皆治 病而病自順上乘法也

論產後

女科書謂醫產後諸病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此言雖得其大概
然有當補有不當補者而當補之中又有分別血虛補血必當
兼補其氣氣虛者必不可兼補其血其氣血而虛者法當重在
補氣蓋陽生則陰長也觀女科所用諸方往七偏勝補血而且
又重兼破血然產後內臟空虛必不可破縱有淤血亦不必破
務在求其所以然者是必因病而致治法摠當辨其寒熱陰陽
對証用藥使病去而淤自行不知治病僅知破血必殺之矣
產後眩暈不醒人事者俗名血暈主用破血貽害千古此爲氣

盧陽脫法當重用參
以固其脫若兼厥冷更加姜附方能奏
効又如血脫一証乃
為元氣暴虛不能統攝法當大補其氣以
固其脫此二証皆為
氣虛並非血病不可破血愈傷其元併不
可兼補其血以致陰
愈長而陽愈消不救之道也惟人參一物
最妙俗醫云恐提氣
又恐弔血死不敢用不知何所本也蓋血
脫者為氣虛不固惟
參能固於血不行者多為氣虛不能運行
惟參能行此其所以
最妙者也常于臨產時用參一錢以助內
氣則易產且後無虛
羸虛脫之患邇因參貴又常用鹿鞭切片
二錢水燉入鹽少
許連酒服功能較勝于參至于產後心腹
痛者多為中寒女科
診名血氣主用破血亦必殺之矣法宜水
煎姜桂參芪砂蔻等
藥若兼表証仍當分經用表合而治之縱

有淤積亦不必破所貴治病去而淤自行必醫一証產後
而淤未行小便滴瀝酢脹異常醫用破血之劑三服更加胸腹
脹滿人事昏迷喘促不能臥予曰此非淤積仲景有云小便不
利者為無血也此病在氣分不當用血分之藥蓋為膀胱蓄尿
過滿脹翻出竅致尿不得出吾用白朮臈砂仁半夏翻脾肉
桂氣桔梗生姜謝合服是藥併教以手從上拂而膀胱之氣
乃得轉運斯窅自順而尿得出果如吾言其尿通利自言竟了
一節旋卽又行更覺甦暢乃索食食訖則安睡七起再行腹消
如故于是改用扶脾健胃之劑數服而全愈矣此以小便利
而驗其無血也又醫產後一証身重惡寒食不下大便泄小
便不利腹中痞塊作痛醫家診謂血氣用玄胡四物湯加蒲黃

服之無効轉加膨脹矣于是加加厚朴木香則脹滿加劇奏上
胸高喘促不能卧予曰其身重惡寒者少陰証也腹中痞塊作
痛者陰寒凝結也食不下者陰遲塞胃口也且邪陰下奔而作
泄膀胱無陽其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凡此皆為病在氣分彼妄
投血藥則陰愈長而陽愈消又悞破其氣則氣愈虧而邪愈凌
其証危矣吾用砂蔻 術半宣暢胸高溫醒脾胃附子禦陰肉桂
化氣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能行桔梗開提生姜升
散俾轉運之机得先升而後降一劑而小便通胸高畧寬再加
黃茂白朮三劑而腹痛止脹漸消飲食加健身後發熱其家問
曰表見發熱何故也予曰此陽來復休徵也經言傷寒先厥後
發熱下利必自止再下加黃茂白朮一劑而泄止其脹更消忽

加山渴腹 宁作餓食未久又索食其家恐過服杜附助起胃火

故能消意 以改用清凉予曰非也經言脈滑而數手足自温渴

欲飲水飢 得食此陽進欲愈之証也再加故紙益智救固腎

氣又二劑 而身輕腹脹俱消再加蜈蚣兔絲鹿鞭兼補腎陽數

劑而全愈 矣痞塊消滿終無血下調理兩月經信行通如故

其時又一 產婦腹中有塊作痛醫者因以行淤未見血下轉加

膨脹更加 檳榔厚朴木香沉香數劑而脹滿加甚醫家謬謂成

血蠱矣乃 破之其脹滿堅飲食不能下連更數醫皆為破血

消脹氣湧 忌高死而已矣凡此皆為病在氣分不可用血分之

藥前條始 雖有悞隨即改用陽蒸着七合法病故愈此條專從

破血恬不 知改所以死也

女科 卷三
日元鎮來云服藥後即熟睡至半夜又產一女胞衣墮落今
無恙可見用藥必當詳察不可忽畧此明驗也

論乳病

乳汁不行各有所因或氣虛血弱不能生化宜服參芪歸桂乳
香等藥脾胃虛寒宜服苓朮附姜桂砂半等藥或內臟多火
津枯血燥而生化無源宜用歸地阿膠橘核苡仁栝蒌仁之類
或因外邪阻滯法當分經用藥以去其邪則乳自通如女科書
所載通草漏芦猪蹄湧泉諸方皆非正理不可用也

妬乳吹乳二証女科謂因鬼口氣所吹則乳汁不行而成腫硬
此說非理寔爲解懷乳于外邪乘隙侵入乳房壅塞乳道腫硬
而痛閉久則潰斯爲乳癰若初起未潰宜用白芷半夏括樓甘

草白蠟乳香核橘 生姜等藥外用生南星姜黃白芷研末炒過
調敷以內消而愈 若兼三陰內藥加水附姜桂若兼口渴惡熱
形色焮赤頂凸宜 加苓地栝實若三陽表証法宜分經解表更
當相其本氣察其 脈寔依法用藥自能中肯

已上皆驅逐消散 之法不令外潰無害乳房為上苦已潰成膿
又當重用參芪歸 桂苓朮乳香等藥極為排托則乳房無損日
後有乳若已成油 陷外用紫草一兩麻油四兩浸三日去滓將
白蠟一兩打碎入 泔內漫人熬烯另用白芷一錢松香降香各
錢枯礬輕粉各二 錢研細末投油內攪勻候冷以小簽子挑一
塊置掌心攤開刮 入指中上蓋膏藥內服托藥排托收功或者
可黃僥倖乳無損

乳岩一証由脾胃素虛痰飲停積抑鬱之氣而膠結乳下成核此病在氣分不可兼用血分之藥如流氣飲等藥方皆無用法主理脾條飲開鬱散結方用六君子加石菖蒲遠志白菝南星虛寒者更加姜附

乳懸一証謂因產殺淤血上攻兩乳申長直過小腹痛不可忍其說荒唐無理不可信其方主用川芎當歸尤其不通皆不礙

歷代女科書可謂備矣然而見理多有不確用藥鮮能中病予不揣魯劣舉女科之要而言之蓋欲學者不悞于所往也

但于各証微察其端而未詳其治務當熟服三百九十七法

牀備六經陰陽之理則信手拈來頭上足道否則匪但不得女科之要併不足以言醫也

痘疹真詮卷之十四

進叔舒詔 遠著

發熱論

經云痘稟于陰而成于陽所謂稟于陰者以痘爲先入真陰中之胎毒也而成于陽者以痘必需陽氣爲之運送而後能成亦陰備陽生之義也方其初痘苗一發真陽先發則頭身發熱三日而苗現此爲陽氣鼓動蒸鬆肌肉以透苗上齊則熱退乃真陽內伏交會于陰而後方能供其所用也並非邪從不解者比迨至運水復發熱三日乃真陽至是復出薰騰津液而運水水足則陽仍復而熱退及其養漿則真陽仍然出現而復發熱以化毒成膿三日濃成則熱仍退而陽伏漿既足又必藉熱以乾

之吾則不能結痂痂落後又發熱三日蒸化斑點謂之燒斑否則班不能化俗醫謬謂慎食鹹物乃由不識此理耳所謂痘稟于陰而成于陽如此然則治痘始終以扶陽爲第一義其清解之法必因寒邪不得已而行之切不可慢用若慢于齊苗時則水不能足而頂陷頂陷者陽氣虛也法當大補陽氣否則頂不能起且必厥逆腹痛陰寒起而症變矣若慢于養漿時則濃不能成而癢塌癢塌者火衰也法宜參芪苓朮附桂鹿茸鹿胎鹿鞭等藥否則寒戰咬牙吐瀉交作不可爲矣至于身涼而膿不乾痂落而斑不化者皆由清熱解毒之過也所言不可清者正熱也乃真陽發見于外用以成其功也然又有邪熱與正熱不同不可不辨邪則傷正足以害痘又不可不治其邪當分經辨

証用治逐條定例如左

正熱者陽氣蒸薰自內透外手足溫和喜露頭面不惡寒其熱

和緩時熱時退時有微汗人事清爽飲食有味二便如常所謂

內外無邪不必施治

雖然無邪不可視仍當相其本氣輕
辨決陽明不致有失方為妙策

邪熱者風寒之邪自外而入怫鬱陽風憎寒壯熱四肢冷而無

汗法當視所見証屬于何經依據六經定法分經藥以解外邪

然必小心體貼不可傷正

凡邪熱過勝者于法固宜亟驅其邪然不可盡除其熱乃于邪

退之後仍宜輕劑扶陽助胃方無後患曾醫一証齊齒時身熱

煩燥口渴飲冷不惡寒大便閉小便瀉齒色赤而暗滯顆粒小

若針尖此為邪熱過勝胃有結燥吾用牛子蟬退以解外熱生

地紫草茸以鮮血分之熱重用大黃少佐芒硝以蒸結燥服一劑大便通熱勢畧殺再投一劑泄下二次熱淨身涼苗轉紅活光壯是夜復加煩燥啼叫不已問其故不能自達然而苗色甚佳此何故耶予細籌之乃悟到痘書有云熱不可盡除此為大黃過劑損傷裏陽以致不能運送苗氣不能發越于外轉為內逼所以憤悶不安莫可明言急投溫中助陽補氣之劑一服而安未幾到省傳土中來寓問及痘科用藥扶陽之首吾語之故併舉此症之治驗以告土中愕然曰悞矣前在是苗見一証與先生所言無二師亦用下二次下後癩渴不已自見苗色甚佳玩忽而不禁越三日症變厥逆腹痛投藥無功轉瞬痰壅而死矣可見熱不可盡除真格言也然扶陽雖為一已費圖幾于

早也失治則無効可監矣慎之慎之若本氣寒虛柔惜腹痛作泄喜食辛熱而惡寒涼今值發苗雖有三陽表証亦不可發汗而誤用麻桂柴葛羌防之類法當重用姜附參朮爲主卽令表邪重亦只可畧兼表藥表証稍輕勿用表藥專主溫經

若熱盛發搐者爲表邪閉固苗氣不得外達所致得汗則解也而復作者表邪尚未去也宜從所見外証依法表散亦有宿食壅積而發搐者吐之消之則愈食壅與表邪有辨脈浮主表沉爲食積更于舌胎以及胸腹各處審辨自能中肯 又有火壅經絡津枯血燥營衛壅滯以致苗不得透而發搐者其症必大熱大渴舌胎乾口臭惡熱喜冷法宜柴胡葛根內加花粉連翹生地竹茹之類 凡搐發于初熱見點之時皆無妨至齊苗之

後大忌此

搖與驚不同搖為實証閉証驚為虛証脫証何以驗之當其搖時即于其旁鳴鑼收錄彼皆情然不識驚証雖直視頭仰身手俱張人于其旁作一咳聲即着一驚且必面青唇青便泄清白宜用人參黃芪白朮茯苓炮姜附子半夏琥珀之類

若發熱見點之時遍身作癢者此為衛陽虛不能克折腠理苗欲出而不得出者遊移于皮膚之內而作癢宜用桂枝子葛其草黃芪白朮附子肉桂助陽解表之劑外用胡荽酒對姜汁麻巾蘸帶熱擦之或用大紙燃點之引開腠理苗出而癢自止若瀉漿時作癢者勢必無大熱大熱則不癢必其痘頂平陷而色淡白或灰色宜用人參黃芪白朮附子鹿茸之類助陽補氣

俛頂起兼足而癢自止

凡癢者總爲陽虛故曰火衰作癢火寔作痛其火衰者切不可妄用消風活血等藥致令陽愈虧而症愈壞矣時醫見癢令以荆芥蕙艾葉等燒烟薰之亦能暫止彼以爲消風止癢之法用之有驗殊不知大謬不然痘症之廢並非風熱薰之亦暫止者總以火衰喜熱故也其有真正陰虛血燥而作癢者其色枯焦紫赤其形縮小而不開胖口乾舌燥小便赤澀法宜歸地呵膠養血潤燥丹皮紫草以鮮血熟牛子蟬退以鮮外熱則痘傳紅活光壯胖目開而癢自止又見痘書有云灌漿時必不然免其手搔須令着長袖絹衣縛其外口不合搔破庶不麻面臆所親抑何陋也火衰作癢萬不可忍卽紅其補亦必擦破且府

面之由實爲痘未克拓陷于皮毛之內凡落一痂自有一孔吾
常于其灌漿時用藥極爲托送
出皮毛之外必無麻孔且膿
漿克滿瘡窠疼痛不傳其袖其手
自不敢近則無擦破之患
若初發熱時遍身疼痛者乃由外
受之邪壅盛阻滯經絡苗不
得出法宜分經用藥使邪去苗
自而痛自止若痘已出齊而身
疼痛者則視其形色察其本氣用
漿以助灌運膿成盡化而痛
自止 若漿滿而痛者非身痛也
乃毒氣實盛盡攻瘡窠而作
脹痛法宜重用參芪桂朮鹿茸等
漿大補之劑助其元氣以盡
化其毒頂足其漿則脹自收而
痛自止 痘書有謂漿足而痛
者用白芷一味煎湯服之
爲主反用收斂使毒氣不得
必有後患以理揆之且必結

痲史緩曾治隣家一症痘出稠密色紫赤而不紅活遍身疼痛
更奇者兩腿各見青紫硬一條約寬二指纏至膝下其處手不
可近觸之則痛劇其腿膝下土除此塊外截然無痘殆所謂枯
樹掛虫者是也其人牀氣堅實身壯熱而不惡寒二便調和飲
食雖不甚健尚能吃粥二小碗若脾虛便泄厥逆惡寒恐不可
爲此乃本牀陽旺兼之外邪實盛阻遏營衛吾用桂枝牛子各
一錢以通營衛而逐外毒當歸五錢助營活血紫草茸一錢以
解血分之熱茯苓桔梗各一錢以泄氣分之熱甘草陳皮各一
錢利氣和中服二劑則痘已開盤運水矣其兩腿塊上赤皆運
水轉爲白塊明亮如吹猪腸根脚仍有紅暈其痛漸減因其熱
勝多火不用雞魚但令食鷄以助藥藥用芪朮當歸生地各五

錢紫草茸桔梗甘草各一錢日服三劑三四日而自墮轉爲黃
墮則膿成而痛又減也再加茯苓與何首烏各三錢數劑而功
成矣

形色論

看痘之法看其形色以驗吉凶有形色吉之兆也無形無色
凶之徵也其初出也顆粒稀疎磊落分明謂之有形若見三五
成串粘聚模糊或密如蝨種小若針尖皆爲無形所謂色者以
紅活光潤爲佳若枯焦紫色赤暗滯不明乃爲無色迨至開盤
之後又以形色辨氣血氣則驗于形血則徵于色而其虛實較
若列眉書云氣體天而親上血體地而親下其高起之泡氣之
位也上也氣宜克焉四圍根脚血之位也下也血宜附焉泡頂

尖圓而形光壯是氣克而居其親上之尊也四圍根脚而色紅
活是血附而安其親下之分也氣居其尊血安其分而後和順
交會載毒外出此最古之痘可勿藥而愈也若頂陷是氣虛而
不能克法當補氣四圍根脚色不紅活是血虛而不能附法當
補血真陽虛者亦無紅暈甚至通身白身涼其有通頂紅色
而成血泡者此非血之獨益乃由氣虧失其居尊之常故血得
以妄行僭居其位急宜大補其氣七克則必居其在上之位而
血自安其在下之分不得泛濫妄行而泡轉白矣世人不識此
理見其血泡謬謂血熱而用涼血解毒之劑致令氣愈虧而斃
愈速也不亦可悲乎至于調養氣血之法其氣獨虛者固宜專
補其氣不宜兼補其血蓋陽不能從陰七愈長而陽愈消也其

血虛者多由胃氣虧損元氣不足所致故補血必當兼補其氣
益陰必從陽七生則陰長也愚謂先輩此義誠爲看痘要訣後
人毋庸置喙然而看痘必當外看形色內察本氣彼此勘訂而
後的對用藥無不各當

若察其本氣無虧飲食有味二便如常精神爽慧手足溫和其
候無內症矣再看其痘有形有色真佳兆也可以勿藥卽令無
形無色但見內外無症亦不足慮只須相其本氣調養氣血扶
脾開胃助其運灌成功亦無難者若其人飲食不下二便不調
煩燥悶亂晝夜不寧卽其痘有形有色而其証亦甚可憂也務
宜心細體貼病情斟酌用藥是必病去而人事飲食俱康方可
成功若其內症旣重痘又稠密成串暗滯不明面危候也粗工

不得其法則立斃其生其法爲何若察其本氣虛寒頭重頸軟
手足厥逆便泄青白法宜參朮附鹿茸鹿鞭之類大劑陡進
若泄不止另製肉蔻末龍骨末加入禁內化服嘔逆更加砂仁
白蔻丁香半夏吳萸之類務令泄止陽回精神爽慧飲食漸進
方可得生若察其真陰素虧胃火素亢外見壯熱煩燥渴欲飲
冷小便短赤法宜當歸生地梔子麥冬石膏紫草牛子蟬退外
解熱毒內救津液務令津回渴止人事安靜痘色紅活光壯而
後改用調理之劑以助運灌可以成功若更兼舌胎乾燥噴熱
如火腹滿惡熱大便閉結甚至譫妄急當行驅陽救陰之法蕩
除結燥以存津液少緩則無及矣是必重用大黃芒硝枳實當
歸生地紫草茸牛蒡子蟬退使結去津回舌潤身安痘起盤紅

而後改方調理方能成功噫亦危矣 痘書有云寧教有色而無形休教有形而無色也是痘以色爲主色以紅爲貴而紅有圈紅喫紅鋪紅之別圈紅者一線紅圈緊附于根窠之下最佳兆也喫紅者根下血色隱隱出于部外其勢走散而不附氣乃由氣虛不能統攝法宜大補其氣上克則必緊附根窠而不走散鋪紅者一片平鋪遍身無痘之處皆紅所謂地界不分者是也若証兼壯熱無汗口渴不惡寒法主葛根牛子紫草生地甘草地骨皮若更口臭舌乾不大便者更加大黃以除內結務令熱退身涼地界分清而改用平補之劑以調理之 其有暈是白無紅暈者俗名湯光痘身亦不濕乃爲陽虛陰象也法當用參芪朮附鹿茸等藥大補其陽也足則身大熱而根窠紅綻膿

獨柴足厥功告成矣 曾子憐姪見有此証醫家以爲血虛不
能附不爲補火殖土則陽不能回而紅暈不見身不發熱而漿
不能乾因放爆竹一笑而逆此陽從土脫也可見紅暈亦由陽
之驗不可專以血言 其有根無紅暈頂含黑水者乃陽氣大
虛陰氣凝而不化也法宜桂附姜砂芪朮參苓鹿茸等藥大劑
連進自必根窠漸紅黑水漸化膿成痂洁無餘義矣有等擦破
焦乾之証又非陰氣凝而不化者此乃毒火結而不化也其証
身熱煩燥痘色乾黑頑硬暗滯無紅此毒火實盛熬竭陰精耗
爲惡候不可治若擦破者少用熱及時亦尙可爲 曾醫黃氏
翁年踰七旬妻喪子亡寡媳一孤其弟年亦七十一子夭亡撫
一孤孫時同出痘土同一症毒盛稠密色紫赤而無潤澤形縮

小而不開胖間有一二擦破焦乾者其証舌乾口臭渴欲飲冷
壯熱不大便吾用牛子蠶退以鮮外毒生地紫草清其血分之
熱以救津液重用大黃少佐芒硝奪其內毒以救內焚各服二
劑泄下數次舌潤身涼苗轉紅活焦乾者漸有紅暈乃改用芪
朮當歸甘草二劑忽見寒戰咬牙其家張皇吾曰不妨此爲痘
出過多陽氣精津運用不及而有此虛寒之象于是倍用芪朮
更加肉桂附子鹿鞭數劑寒戰止而身微熱痘頂起而毒成膿
其焦乾者亦皆有線漿又數劑而成功矣 痘有五泡曰水泡
膿泡灰泡血泡紫泡痘有五陷曰白陷灰陷血陷黑陷紫陷水
泡者內含清水皮薄而明泡有大小痘粒成串則爲大泡不成
串者則泡小經言氣熱生水水泡者氣分有熱也愚謂不然其

初皆由陽氣蒸騰而上水水既上猶蒸陽氣蒸化而成膿今謂
氣熱而悞用黃芩澤瀉等藥致令氣命虧而膿愈不能成吾常
治水疱之証重用參芪苓桂朮附等藥則水疱漸以成膿而為
膿疱再投前藥數則則膿乾成痂無礙義矣膿疱失治則破爛
流漿水疱失治轉為白陷陷則難為矣其法仍宜參芪桂朮
鹿茸等藥重劑連進務令頂起漿行可成功若其旁有小顆
粒見出圓足飽漿者謂之子救母星在北也灰疱者乃頂倉黑
水陰氣凝而不化也失治轉為灰陷則不可再失急宜大補
元氣助陽禦陰務令頂起漿成或有線漿者亦可得生否則變
為癢塌而死而泡者乃為氣虧失其居尊之常而血得以妄行
僭居其位前論已悉毋庸再贅但血痛失治轉為血陷其法仍

不外大補其氣七克則陷可舉而膿可成紫疱者其症有一
 則由其氣虧而血得以泛濫妄行色見青紫者亦陰氣凝而不
 化也其証必身倦微惡寒舌胎白滑法宜重用芪朮參鹿桂附
 等藥而膿可成失治則轉為紫陷仍宜前法大劑連進不可歇
 手亦可成膿 一則枯焦紫赤外見口乾惡熱小便短大便硬
 法宜涼血解毒失治則轉為黑陷若周身未至盡陷根脚畧有
 紅活之意者陰尚未亡尚有生肌法當重用涼血解毒兼行內
 托但得線漿亦可成功若得了救母雨佳兆也若周身盡成黑
 陷根脚無紅暈陰精已竭瀉者不可治即未盡陷而根脚乾枯
 無活潤者皆不可 若其內氣克實飲食尚健二便調和人事
 清爽明者當前特 手眼相其本氣察其津液按法用藥或者

可冀僥倖千萬一噫亦危矣 至于前人所製人牙散獨專散

雞冠血桑虫之類皆非正理吾未見其有效不可用

痘症有出而復隱者其症甚危乃爲外薄不正之氣苗觸之而復隱主用紫草荷葉以其得震卦仰盂之象能升發生生之氣且芳香可以却穢若無汗加羌活體氣怯弱者加參芪血虛者更加當歸火旺血熱氣滯者加猪尾血紫草陳皮

起脹論

至開盤時痘漸長大頭面腮頰亦漸腫起謂之起脹至脹成膿足痘回頭而腫亦漸消斯爲脹收蓋緣痘毒自內達外此時尚在營衛肌肉之間渾而未化所以痘起脹而噴向肌肉亦隨之而起脹也迨至膿成漿足周身毒氣盡皆化入瘡窠之內所

謂毒從膿化則痘回頭而脹自收亦由內氣克實脾胃強健乃
得有此 若當起脹而不起脹者乃由元氣內虛不能運送法
當依據本氣而用大補之劑務令內氣克拓載毒外出則盤自
開而脹自起 若痘未起脹而頭面預腫者乃爲元虛浮腫非
起脹也痘毒惟藉元氣爲之運送其人元氣虛弱不能運送故
痘不得起脹而頭面反見虛腫見其虛腫知其痘必不能起脹
也法當相其本氣大用補劑使內氣克足則虛腫消而痘自起
其有表邪壅盛而頭面預腫者法當分經辨証對証用藥以
散其邪使邪退腫消而痘自起其有痘旣回頭而脹不收者乃
由元氣虛弱不能攝毒餘毒遺于營衛肌肉之間未得盡皆化
入瘡窠之內所以其脹不收法宜陡進參芪桂朮務令陽氣克

足餘毒盡化而收斂庶無後患 痘起脹毒淨于外爲順不
起脹其毒常伏爲逆 痘書有云痘出稠密封眼者有效不封
眼者無效其說下埋未達但言痘出稠密起脹者有救不起脹
者無效其理確不可易封眼者蓋緣眼弦多痘其痘起脹而眼
必封若眼弦無痘雖起脹而眼仍不封然而眼封不開勢必轉
增煩悶飲食無味亦甚爲所苦也吾常于眼弦多痘者當起脹
時用藥極爲排托外用胭脂濃汁新筆頻洗眼弦務令通身起
脹而眼常開則內無煩燥人事清爽飲食有味更易成功且痘
後無眼患

養漿論

治痘漿要在干養漿上成則毒化漿不成痘斯壞矣故自發熱

見點運本起脹逐步調理無非經營養聚之道也若夫顆粒尖
圓根窠紅綻身微熱而精神爽慧此上等痘也可以勿藥而聚
自成苟形色平常全憑用藥扶陽助胃以養其聚最患者無熱
熱則真陽出而用事以化其毒故曰化毒惟藉陽氣養聚最喜
身熱其熱固者不可不及然亦不可太過不及者陽氣有所不
足不能蒸化其毒法當助陽補氣太過則氣血受其煎熬其毒
不得渾化法當養陰濟陽必須陽氣沖和流靈陰血翕然隨之
而後兩相交感則漿行而毒化最忌者作泄上則中氣飲不能
運送泄則陽氣傷不能化毒必當預設隄防早爲調護健其脾
胃助其陽氣不致有此方爲妙筭若泄利不止急當重用參芪
桂附苓朮鹿茸訶藜龍骨之類極爲兜齋務令泄止陽回方可

成以經言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何以驗之其人手足
溫和精神爽慧飲食加健斯爲陽回佳兆也若利雖止其人依
然厥冷飲食不下喘煩不安燥擾不寧此陽未回乃陰盡立死
之候不可治至于偶受外感或內傷飲食或痰飲咳嗽或爲牙
疼或爲喉痺或爲虛寒腹痛或爲毒火閉結概宜分經辨証察
其本氣看其舌胎問其飲食喜涼喜熱驗其二便或利或閉而
後寒熱虛實確有所據按法爲治無不各當一曾醫一症養衆
時咽喉痺痛飲食不能下其人惡寒腰痛身重欲寐舌胎白滑
三四日不大便吾見其少陰証具知爲陰寒挾飲上攻咽喉其
大便爲寒閉不通將來出弓知劫也定是溱泄方用生附子熟
附子半夏人參白朮炮姜胡椒同煎服外用生附子末吹

其咽喉曰服二劑果泄瀉盡二次痺痛漸止飲食稍進前藥內
內加黃芪再投三四口咽喉全愈膿漿克足而成功矣若其人
惡熱喜冷舌乾口臭乃純陽無陰之証內當服牛子射干二黃
等藥外宜吹黃連冰麝等末反此俱殺之矣總在臨症之際小
心體認勘訂詳明不可忽畧至于養漿時尤不可忽畧務宜刻
上留心時上體察不可失手此必勝之筭也

收結論

收者漿回而脹收也結者膿乾而痂結也收結如法內外無症
厥功告成矣漿回而脹不收者直陽虛而不能化其毒也膿成
而痂不結者身無熱而不能乾其膿也故膿漿克滿之時必宜
蒸上發熱則脹漸消而痂漸結也所謂痘稟于陰而成于陽者

豈非于茲熱而有所明驗乎夫熱者 丘熱也乃其陽發見于外
用以化其毒而就其膿也正熱不可清恐傷其陽而邪熱不可
不清不清其邪與餘毒相搏其毒加 熾阻遏經輸餘毒愈不得
化邪與毒搏結而不化無由開解是 癰瘍之所由生也其爲害
可勝言哉急宜清熱解毒其法仍不 外分經辨症對症用藥務
令邪熱清而經輸自行熱毒解而餘 毒自化良工苦心斟酌一
邪正之間得當于開解之法神乎其 技矣 若回漿時其周身
上下忽爾盡收此收結太速餘毒不 及化必有後患 速收之
後通身肌肉皆赤者乃爲邪熱外 蕪搏其餘毒鬱于肌表而不
能化其後必發疔瘡若流膿水而蔓 延者服藥用牛子甘草不
花虫退黃芪白朮當歸紫葶苈首烏 土疾苓之類外用蘆薈黃

柏松香枯礬壳灰射香等爲末麻油調搽白愈若生口瘡牙
疳者其口內紫赤噴熱臭穢者方用蘆薈黃連綿繭灰射香等
末吹之若口淡白舌胎滑而不熱者寒涼藥切不可用方宜姜
附六君子湯加南星川椒外宜生附子煎濃汁頻上織口自愈
若紫赤結硬一塊者爲痘後毒發也頂高焮赤者陽毒也外
用黃柏白芷倍子共爲末酒水和蜜調敷膏藥蓋頂內服羌活
銀花黃芪白朮當歸生地甘草乳香等打裏排膿出頭後去羌
活加何首烏茯苓多服且愈若虛寒之人回漿時忽爾泄瀉
數次而痘速收者未化之毒入于內或結陰毒或入眼而生翳
瘡陰毒者結硬一塊漫腫無頭皮色不變其人舌胎白滑身
倦惡寒外用生附子生南星生半夏光草烏薄桂姜黃等爲末

砂糖調敷內用姜附六君子湯加南星薄桂多服以內消而愈
毒有半陰半陽者其初仍是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或頂上畧
有紅色亦宜從陰毒法若陰多陽少用此藥其毒可以隨陰而
俱消若陽多陰少仍用此藥以破其陰之盡陽回則膿成而毒
破前藥內再加黃芪乳香何首烏多服自然膿盡收功有等蛆
疽出陽虛不能化毒無熱不能乾漿以致潰爛不收膿水臭穢
而生蛆法宜內服助陽補氣之劑外用蛆藥爲末摻之其水卽
蠅蛆自化而成收結 餘毒入眼而生翳障者其毒有淺深不
同其治亦因之而有難易要在者其瘟疔若疽雖收其根脚紅
盤歷七可指是疽雖入而猶未深也其翳可以勿藥而自落均
不可誤用重退免矢等藥更引其毒盡攻入眼轉令其翳愈不

得落若根脚紅盤與痘俱收盡皆沒于無有者其毒併歸入且
深也眼中之翳迥并尋常若再悞用蟬退兔矢其眼必瞎予因
悟到一法用藥翻出紅盤兼以排托餘毒務令其盤個個現出
眼中之翳不必治而自落矣此上乘法也吾屢試而屢驗方用
生芪二兩紫草荷葉各五錢法製神曲八錢白朮茯苓人參若
無人參洋參亦可代用薄桂兔矢餅枸杞各一兩甘草五錢已
上其爲末開水化服若有火者去肉桂加生地上茯苓各一兩
日服末藥二三次外服鮮鯪湯或鮮魚湯翻出紅盤而翳瘡自
落 其有痘後眼疳及痘風眼其上下眼弦俱爛紅濕不干者
方用口津磨石燕艾心薰草取三錢爲梅肉五倍子片蒼枯凡
各一錢黃連銅綠各五分射香一分共爲細末乳汁二匙麻油

物一匙調勻搽上下眼自愈此方甚驗經久不愈甚至十餘
年者皆可治

麻疹論

經云痘稟于陰而成于陽麻疹稟于陽而成于陰此陰陽互根之
妙也麻乃先天真陽中之胎毒然必得陰與之交感而後能生
其化故曰成于陰也方其初發熱二日必周身粟上微似有汗
而苗乃見汗者陰之液充然而榮上者陰陽交感施化之驗也
苟刃有榮上之汗則營衛乾澁腠理周身其苗何由而得出耶
况其齊苗務令顆粒紅活鮮明汗乃營血附隨其氣毓成焦頑
而精華發見于外也其後以漸回塌上後之暴悍餘氣亦必由
文感而化陰得之而為痲迹痲迹者陰血之所為也不欲其速

收恐其餘毒復返入內必有後患是功成于此豈非成于陰乎
 所謂麻稟于陽而成于陰如此然必內外無邪方能成功邪則
 傷正有害于麻法當分經辨証依法定方使邪去而正無害則
 營衛和順陰陽交會無所往而無不得之矣凡痘症重在養氣
 麻症只要齊清七齊功居八九其後不過調理而已形色喜鮮
 明而疎暗滿不妨其多總要出得透七則內無留毒其症常兼
 咳嗽及咽喉痛咳嗽治法詳于痘門咽喉治法以甘草桔梗為
 主相症加減若紅腫惡熱口渴尿赤宜加黃芩生地牛蒡子外
 用蘄艾蛇床子研末新烟銅盛燃呢烟取出痰涎咽痛漸愈若
 不惡熱舌胎白滑宜加半夏南星外用蘄艾半夏南星研末吸
 烟取涎若聲音重濁更加何膠玉竹雞子白之類若不紅腫舌

胎滑而冷不渴惡寒喜熱宜用半夏南星附子肉桂之類外用
油蘸大紙然照其後頸或用生附子研末吹之自愈凡此不過
但引其端而未詳其法非畧也用法不外六經驗症重在本氣
痘門言之已悉諸法畢具彼此可以相通毋庸復贅

附案

曾醫老庚者年三十有七夏月出疹頭身微熱苗巴淡紅咽喉
痛甚時醫誤用柴葛牛子甘桔等藥轉加作泄大泄數次疹頓
沉沒咽喉轉閉口不能言人事恍忽暈眩欲絕時大有在坐予
謂天有日此証全是一團陰寒在裡若用疹家通套藥必不可
生天有日何以言之予曰若內實有火苗當柴亦何得淡紅且
咽喉雖痛而不赤腫又無煩渴惡熱等証明明霄臆虛寒陰火

傷寒身言一
卷十四
二攻也且陽和布令百體順昌麻疹陽必純陽始得出透
見熱之時如萌芽初吐遇陰慄肅殺之氣摧殘所生靡有子
道今慎此陰和橫發埋沒直陽而疹不沉沒者幾希矣惟是
陡進附子乾姜半夏甘艸白朮茯苓肉桂黃芪溫補兼行以
驅陰回陽俾駁劣悉返冲和乃得功收再造危乎微乎

從姪經千年三十出疹初熱時心中煩燥腹內疼執甚爲劇
床彼因問三豆湯可服乎余曰可急煎服于是心腹煩熱乃
解苗不出現人幸暈眩逆喘促鼻扇動詳察其証知其
爲熱毒壅塞于肺肺

壅則津液不行肌竅

不開苗故不見因用苗誓以

清裏熱阿膠麥冬以潤肺燥桔梗開提肺氣柴葛芩薄清解外
熱甘草緩中杏仁定喘服二劑齒雖出透而色皆紫黑入事更
覺沉重飲食一點不能下余情謂其家曰麻書有云淡紅生紫
黑者死其家駭怖無似余復安之曰豈真死症耶但其症極險
耳此爲內熱甚而血結也其証舌乾口臭惡熱喜冷聲音响高
仍用黃芩麥冬阿膠以清內熱而潤肺燥加以丹皮瀉血中之
熱合紅花之活血者以散血結蟾退牛蒡解其外毒黃連甘草
解其內毒連進三劑人事漸安飲食漸下紫黑漸退而麻疹場
矣然有陰邪內盛者苗亦紫黑法宜驅陰回陽其証舌潤不渴
聲低息短惡寒喜熱與此不同

前月其弟字志于者年二十一歲疹出甚艱信任內戚所薦之

醫不知解托概用寒涼遏鬱苗氣而不能出透至九日而死經
于謂其弟不自謹慎起居失節飲食失調以致此耳傷哉其弟
為庸醫所殺不歸罪于醫而反躬自責足徵心地惇良皇天豈
無默庇所以自出麻疹其証雖險而中無害也竊謂賞善自應
罰惡殺命之醫寧不速誅之耶抑何日得蒙上天併顯誅其為
醫之人方快吾心焉耳諺云賢不薦醫上為賢人所不薦獨愚
人可得而薦乎于是余又痛恨夫薦醫殺人者

曾醫天端之子大熱大渴舌乾口苦 咽喉腫痺氣喘腹痛下利
紅白小便赤熱苗色紫而暗滯此為 火邪克斤三焦俱為熱壅
傷津而渴觸肺而喘上攻而為喉痺 下迫而便紅白精復血脈
受其煎熬故苗色不紅活口苦苦少 陽之裏熱也方用柴胡黃

苓清解少陽大黃通瀉三焦實熱梔仁引三焦之火屈曲下行
生地紫草以解血分之熱杏仁定喘桔梗開提甘草和中服一
劑諸症畧殺但腹痛未減小便如故是夜用神砂六一散二錢
桔梗煎湯化服使桔梗通天氣于地道則氣不滯而壅自疎六
一散開支河以瀉小腸之熱一服而小便通腹痛即愈次日苗
轉紅活諸証俱已于是方中減去柴胡黃芩大黃梔仁更加當
歸茯苓數劑而全愈矣

曾醫國先之孫苗色淡紅煩燥口渴唇爛而腫清涎成流飲食
不思小便短大便閉予細察之此証內真寒而外假熱其人惡
寒身倦欲寐乃少陰証也內有真寒舌胎滑白而冷口雖渴而
喜熱飲且不能多飲小便短大便閉者以清涎上湧津液逆而

不降也諸証皆非真熱乃假象也方用附子白朮茯苓半夏
黃芩一劑而面色畧轉人事飲食亦漸就康再投一劑口唇全
愈清涎亦不吐矣大便秘後澹旋即又行轉紅白痢吾知其
裏邪從下行矣亦胃氣有權穢腐當去之徵也但小便仍短方
中重用肉桂末藥內化服三四劑諸証皆愈而成功矣

附摘錄醒醫六書瘟疫論并方

吳又可曰疫病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
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觸之即病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
經絡舍于伏春之內去表不遠附近于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
半表半裏即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其熱淫之氣浮越某經
即見某經之証其始也格陽于內不及下表故先凜上惡寒甚

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不惡寒
此際或有汗或無汗在平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
汗若感邪在經一汗而解今邪在膜原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
氣深入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乃作大戰積氣內自膜原
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發熱此時表裏相通大汗淋漓邪從而解
此名戰汗若非大戰伏邪不能傳表雖有汗而邪不解也故曰
邪未潰則伏而不傳邪離膜原謂之潰而後方有傳變其變或
從外解或從內陷外解者順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之不同
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
裏者有表勝于裏者有裏勝于表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
而後表者有表裏分傳者謂之疫有九傳識此九者其去病一

也

卷四

詔按疫有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也非一病而有此九也証
有表裏輕重而法之宜先宜後卽出其間其先表而後裏者
此非表邪入裏乃膜原伏邪潰有先後也先潰者先傳後潰
者後傳若先傳表者則表証先見宜先行表上解已而裏証
復見者乃後潰之伏邪至是方傳裏也其先裏而後表者亦
非裏邪出表仍是後潰之伏邪至是方傳表也至于表裏分
傳亦伏邪分潰也其初用表藥之時亦不可不兼看其本氣
虛寒者宜加附子火旺者加苓地知母石膏等藥用下亦然
元氣虛者承氣湯中宜加人參黃芪陽虛加附子陰虛倍用
生地熬膏煎藥凡此皆法中之法也其表而再表者是方解

其表而表証復見此亦伏邪以次第而潰也故不効可表之
其裏而再裏者是下去其結而肺邪復結亦伏邪以次第而
聚胃也再一下之則愈至于下後諸証總在和其津液其潰
邪傳表身發熱而脈續浮者法宜分經解表假若舌上依然
乾燥氣噴如火則表藥不可用又宜白虎湯倍加生地以救
津液乃得自汗而解其津乾飲結者瓜貝養營湯陰枯血燥
者清燥養營湯裏邪未盡者承氣養營湯本氣虛寒下後微
惡寒者參附以溫補之立法誠大備矣而醒醫六書醫家不
可不深究焉

斑汗合論

吳又可曰疫搏氣分法當汗解疫搏血分法當斑消氣血兩搏

法當斑汗並行而愈此皆邪從外傳由肌表而出也斑有斑疹
 桃花斑紫雲斑之殊汗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然不必較
 論但求其得斑得汗為愈疾耳此外傳為順勿藥亦能自愈間
 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
 舉斑湯斑汗不得並行而熱不退者宜白虎合舉斑湯

按斑出不透者舉斑湯可主汗出不徹者白虎湯未可概主
 是必津乾口燥大渴飲冷者方可與白虎湯不然務宜分經
 辨証用表法以發之

禁煩

吳又可曰應下失下致傷中氣及投承氣額反汗出髮根燥痒
 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此脾胃虧損不能勝藥名

爲藥煩急投姜湯卽已假令前投承氣湯中多加生姜則必無

此症

停藥

吳又可曰服承氣湯若腹中不行此必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爲停藥宜生姜以和藥性加人參以助胃氣

旁流熱結

吳又可曰內有結燥曰外失下續得下利臭水宜大承氣湯蕩除燥矢而利自止

按熱結旁流之証上實下虛也法宜承氣以蕩上燥合理中兼理內虛單承氣非法也

大腸膠閉

吳又可曰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粘膠狀若敗醬愈蒸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膠滯一去自愈

補瀉兼施

吳又可曰証木應下助閣失治火毒內壅耗氣搏血外見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筋惕肉瞤眩暈鬱冒口中不了了皆緣失下之咎今則元神將脫補之則疫毒愈壅下之則元氣僅存一線不勝其攻而無生理不得已而重加人參附子于下藥之中或可回生于萬

奪語不語

吳又可曰時疫下後中氣暴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卧似寐非寐

似瘧非瘧呼之不應此正氣被奪危在旦夕宜重用人參黃芪
等藥補之

畜血發黃

吳又可曰凡疫症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于血分不致畜血
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治黃茵陳蒿湯治畜血桃仁承氣
湯犀角地黃湯抵當湯

下後身反熱

吳又可曰應下之証不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
正氣通鬱陽暴伸也不久自愈若不愈仍有餘邪未盡當明辨
表裏用法以悉之

達原飲 治疫病初起伏邪未潰但覺人事慄亡胸脇苦滿之

時卽以此湯速之使潰

枳柳二錢厚朴

知母

芍藥

黃芩

草果仁各

錢甘草五分

水煎溫服

吳又可曰枳柳能消能磨能除伏邪為疏利之藥厚朴破戾氣
所糾草果除伏邪盤錯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其邪潰速離
膜原是為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
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 感之輕者舌胎
亦薄熱亦不甚不傳裏者一二劑自愈 感之重者舌上胎如
積粉滿布無隙服藥後或不從汗解而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
中央邪漸入胃 別入胃必有膈証可驗 兼見裏証為邪已入胃
腑此承氣湯証也

按達原飲無理之極膜原屬少陽候即厚朴知母皆走陽

安能除少陽之邪草果治懸飲伏邪非懸飲黃芩瀉少陽

熱此非腑熱白芍收斂伏邪愈不得出此其無理者也馬

當用柴胡仍從少陽開提胸脇苦滿者用白蔻半夏宜暢胸

脾胃人事懾七用人參以助內氣庶乎有理胎如積粉布

滿無隙者寒疫亦有此証其人身重嗜卧少氣懶言法宜驅

陰回陽若為熱疫則必心煩口臭聲音响亮身輕惡熱從

姪學周其兒周歲時患中寒人事倦卧乳食少進滿口布白

牙齦土膠以及喉間皆無空隙驗其証舌上滑而冷手足厥

而小便色白吾知其為寒疫也証與喉間白骨無異方用生

附子熟附子乾姜半夏白朮人參茯苓故紙白蔻大劑陡進

再濃煎生附汁絹蘸頻繳口舌如是者二三劑溫醒胸中冷
痰嘔出碗許人事稍康前藥再投冷痰漸熱布口漸退十二
日乃得全愈

三消飲

檳榔 厚朴 草果 白芍 甘草 知母 大棗 黃芩

大黃 羌活 葛根 柴胡 生姜

右十三味水煎服

犀角地黄湯

地黃一兩 白芍二錢 丹皮二錢 犀角二錢 銕銚碎

先將地黃以溫水潤透銅刀切片石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

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以前汁合服

杞裏舉斑湯

白芍一錢 當歸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川山甲

煨黃芩 生薑

石七味水煎服

清燥養營湯

地黃 花粉 歸身 白芍 陳皮 甘草

知母 燈心

石八味先將地黃搗汁其滓入藥同煎和汁服

柴胡養營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花粉 生薑 大棗

承氣養營湯

知母

當歸

白芍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朴

生姜

枯貝養營湯

栝蒌實

貝母

知母

花粉

蘇子

白芍

當歸

橘紅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姜棗

黃龍湯

大黃

芒硝

枳實

厚朴

人參

地黃

當歸

參附養營湯

人參

附子

炮姜

當歸

白芍

地黃

按大下之後而証見目眩倦卧少氣懶言者真陽暴虛而元氣虧損也法當主熟附子人參以回其陽而補其氣也必不可兼養其營益陽不能從陰亡愈長而陽愈消也此法殊覺不合

再按醒醫六書論疫專在胃腑而長于用下更精于下後喻氏瘟証三例以冬傷于寒春必病瘟者主三陽冬不藏精春必病瘟者主少陰既冬傷于寒又冬不藏精同時病發例于兩感乃諄復于發表溫經而反鮮于用下予嘗驗諸疫証歸

結多人胃腑或結燥或膠滯每上皆從下奪此六書實足以
輔嘉言之不逮也然而盡關溫經則又六書之偏也邇乃來
冬不藏精之人恆多患疲輒療中寒者有之其始也腹痛下
利頭眩身重厥逆惡寒舌胎白潤服四逆真武等湯數劑泄
漸止而大便轉閉舌胎乾燥口渴腹滿不惡寒而反惡熱急
宜大承氣湯其陰邪尚有未盡者大承氣湯中仍加附子此
顧疫門圖札亦即可以為定法也溫經可盡關之乎

再按疫病論中所謂大頭瘟者頭面腮頰腫如瓜瓠所謂蝦
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所謂瓜瓠瘟者胸高脇起嘔汁
如血所謂疔瘡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所謂絞腸瘟者腹
鳴乾嘔水泄不通

既云水泄得為不所謂軟脚瘟者便泄

白足重難移已上諸証必皆壯熱頭痛舌乾口渴否則不得
謂之瘟矣曾見患大頭瘟者頭面腫甚目不能開憎寒壯熱
頭痛煩燥渴欲飲冷依法用普濟消毒飲解其表面清其裏
外用瓜蒂散搐鼻取出黃水以瀉髓臟熱毒則頭痛自止再
服前藥數劑而愈其餘數証皆未驗過喜言亦未立法他書
雖有方子理未甚大暢未敢輕試仍宜察其本氣相其津液
驗其寒熱虛實而用法處方自能中肯

普濟消毒飲

黃芩酒炒黃連

酒炒五錢 陳皮

甘草

玄參 錢板藍

根知無之吶情黛連翹

馬勃

牛子

薄荷一錢 蠶蚕

升麻七分 柴胡

桔梗二錢

一方無薄荷有人參大黃

按吳又可先生謂疫症與傷寒不同嘗察其所以不同者爲
伏邪未潰之時但覺人事厭上胸脇苦滿飲食無味語言不
爽心中鬱悶體倦神疲醫家無處捉摸總不識其証爲何証
此初起之不同也迨後膜原邪潰或從外傳或不從外傳而
歸結必入胃者十常八九非如傷寒從表解者多而入腑者
少此歸結又不同也然而治法仍不外乎六經其所爲發
表攻裏養營清燥諸法皆從傷寒法中脫化而來特深得錯
綜之妙耳是則六書可謂得疫病中肯要矣苟非熟悉于傷
寒論者又茫乎不識其肯要也夫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乃萬
法之祖誠能潛心休備則治疫乃餘技耳又何必六書爲哉

然猶竊慮學者之艱于觸類也故于傷寒書後附錄其大概
聊資啟發云

真陽論

腎中真陽稟于先天乃奉化生身之主內則賴以腐化水穀鼓
運机神外則用之溫肌壯表流通營衛耳目得之而能視聽手
足得之而能持行所以爲人身至寶也然而稟受原有不同其
中之陰陽不無偏勝陽過亢者常宜養陰以濟陽而陰過旺者
更當助陽以禦陰喻嘉言曰腎中真陽得水以濟之雷戀不脫
衛土以堤之蟄藏不露而手足之陽爲之役使流走周身固護
腠理而捍衛于外胸中之陽法日之馭離照當空消陰除暗而
宣布于其上脾中之陽法天之健消化飲食傳布津液而運行

于內此三者後天之陽豐亨有象而先天真陽安享太寧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陽衰微不振陰氣乃始有權或膚冷不溫衛外之陽不用矣或當膈阻碍胸中之陽不用矣或飲食不化脾中之陽不用矣斯腎中真陽不能安于內而卽亡于外也于是肌膚得陽而燥燥頭面得陽而戴赤脾胃得陽而除中卽不中寒其能久乎嘉言此論開天闢地亘古今之未有者也令人讀之于遍不厭

先賢往上重在養陰清火亦時勢不同也常見前輩長老陽旺多壽如苡朮桂附等藥概不必用亦必不可用也後人漸見陽虛而服黃連黃芩者亦漸少邇來時勢又大不同凡病未有能外太陰少陰者縱或兼見三陽亦未免裏重于表用

藥總以黃芪白朮肉桂附子為主而服涼藥者百中難逢一
二然而學者亦不當專以時勢爲言蓋非至正之道也務必
陰陽虛實諸法備具方可垂訓予集註仲景六經傷寒其中
發表攻裏驅陰回陽與夫瀉火清燥諸法條分縷晰至詳且
盡未嘗偏廢今之淺于醫者不分六經始則亂表曰寧可過
表不可失表旣則怕火曰于虛易補一火難除吁是何言也
此等無稽之談從何得來夫六經法程病在陽明所怕是火
火邪實盛足以竭陰故當急驅其陽以救其陰病在少陰所
喜是熱上尙未去陽卽可回故當急驅其陰以救其陽不明
此理者謬議某上喜用溫補某上喜用寒涼安知仲景之法
分經辨証確有所據溫涼補瀉毫不庸混烏庸爾所喜也耶

是議者之謬耳

雜病論

醫書昉自軒岐而六經之法大備于仲景其書軼于兵燹亂于
叔和後人不得其傳妄謂仲景之書僅始冬月傷寒春夏秋三
時之雜病非所能也于是各逞所見著論立方主治雜治雜病
欲與仲景並駕其于六經之法茫如矣安望其所著方論有以
合乎理而中乎用也哉夫仲景三百九十七法萬法之祖也無
論何時雜病見証總不外乎六經以仲景六經之法按而治之
無不立應卽以暑病言之暑病者夏月之病也常看暑邪侵于
何經卽用何經之法以治之侵太陽之經非麻黃桂枝不可治
也入太陽之腑非五苓散不可治也侵陽明之經法主葛根人

陽明之腑看其腑証之輕重淺深而斟酌于白虎承氣諸法以
渴悉之侵少陽之經法不外乎柴胡人少陽之腑亦不外乎黃
芩侵太陰理中與之少陰真陽素旺者暑和侵人則必協火而
動陽熱爲患其証屬陽法宜黃連阿膠等藥分鮮其熱潤澤其
枯翼陽素虛之人暑和侵其少陰則必協水而動陽熱變爲陰
寒其証屬陰法宜附子乾姜等溫經回陽以散暑邪厥陰受暑
有純陽無陰之証法主破陽行陰以通其厥有純陰無陽之証
法主溫經止泄以回其陽有陰陽錯雜之証法主寒熱互投以
去錯雜之邪凡此暑月之病安能外仲景之法乎彼皆不得其
傳不分六經但以香茹飲六和湯清暑益氣諸方混施一切貽
害可勝言哉學者但當熟服三百九十七法體備六經陰陽之

理則信手拈來頭七是道諸家雜病方論毋庸置喙

客問雜病亦有不在六經之內者如其人感冒盛暑壯熱多汗煩洵惡熱暈眩仆倒背睡懶言此六經無其法也予曰此暑邪侵人陽明之裏則壯熱多汗煩渴惡熱乃爲執巡法三白虎以撤其熱兼之內氣素弱不能禦邪熱邪入裏神明受困則暈眩欲睡而爲熱盛神昏宜加人參以大補其氣其治法仍不出乎六經之外而何得謂之不在六經之內乎客乃驚服

論吐血

吐血一證諸家咸謂傷寒失表又謂肺金受傷又恐相火燥肺且皆不明其理而不知所由來也蓋人身後天水穀精氣所先

之血全藉脾胃氣健而爲傳布周流設脾胃不能傳布血乃停蓄中然亦不遽而或因憂患或因忿激勞心傷力皆足以動之若其人脾胃弱縱傳布如常血不停蓄縱使大患卒福忿激暴起與夫極勞其心傷其力之至終未見吐血也可見吐血者必早有所停蓄也或又有無因而血自動者乃爲積滯之故也又間有下趨大便而不上逆者雖皆脾胃氣虛然胸中之陽猶能宣布于其上血故不得上逆而轉下趨是便血與吐血者同源而異派治法總以理脾健胃爲主于中仍看其本氣分別寒熱而爲加減此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至若所謂傷寒失表者不通之至也蓋傷寒有傳經之邪有不傳經之邪其下傳者雖百日之遠終在太陽不傳他經原有成法可施不爲夫表亦不

致吐血也若邪本傳者通傳六經法宜隨經用藥不得妄投麻
桂亦不得以失表名之況于仲景立法至詳且盡未常云失表
者吐血也何故創此不經之言貽害千古可勝悼哉總緣叔和
以偽撰而亂仲景陰陽乘剋倒亂六經後人以訛傳訛醫風日
趨日下苟非喻嘉言特出手眼尙論三百九十七法釐訂六經
剖析陰陽現身說法金針併度千古冥七長夜矣業醫者不讀
尙論篇不識六經陰陽之理所以遇病卽錯至吐血者百無一
生尋常目激心傷不揆鹵下敢將數十年寢食研求得方千仲
景嘉言者暢發其義針砭諸家啟迪後賢脾不致貽其悞以僞
音生平之所願也

夫吐血者非不可治醫家不得其傳不知法至理脾健胃徒

醫家謬謂白血不忠白者何爲血耶月皆以爲失表而同死
于麻黃 又謂麻黃能搜肺家之寒日 謬指咳嗽屬肺寒故
皆以麻黃爲咳嗽之要藥惡是何言也 麻黃專走太陽之表
並不入太陰肺經之裏何其不通若此 凡吐血者未經悞
藥皆可治曾醫駱子仰山留飲咳嗽服溫經滌飲等藥數劑
未愈忽然吐血甚多不知者皆謂姜附燥動其血予曰非也
是血與飲同條其貫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法當理脾健
胃大補中氣方中倍加黃芪白朮又數劑而血漸止但仍咳
嗽胃口不開脹悶不欲按蓋痰痞與氣痞喜按不欲按者乃
蓄血之証也此爲中氣未復健運不行逐日所生之血不得
流布仍復停蓄恐其再吐上亦不妨前藥不可歇手再服數

劑其血下趨大便而出予喜曰此胸中之陽漸復且脾胃有
權穢當去休徵也于是藥中再加肉桂故紙又十餘劑而
愈所幸者未經悞藥否則恐亦無能爲也

吐血之証多有喘者乃爲中氣不足轉運無權兼之腎氣渙
散胸中之氣不能下達上逆而爲喘法當重用黃芪白朮大
補中氣故紙益智收固腎氣砂仁姜半夏暢胸膈而醒脾胃
使中州氣旺轉運有權腎氣收藏則胸中之氣肅然而下行
而喘自止被皆不得其傳謬謂黃芪白朮提氣死不敢用曾
醫陳子老三之子始初吐血甚多既則咳唾痰血相兼喘促
不能臥掩息一息人將不堪予曰此証大難非我不能及陳
子告曰賤兄弟三人下輩十人皆爲吐血已死其九矣僅此

據不通之言以爲傷寒失表妄投麻桂則衛陽腎陽均被耗
損命已去其半在繼則清金保肺以伐胸中之陽終以滋陰
降火伐盡脾中之陽其命全去雖有善者無能爲也藉令其
人委實陰虧火旺或表邪實盛然必重在理脾健胃兼行表
法或兼滋陰否則非法

憶二十年前醫友人魏學周一吐血之症其血冲激而出食
不能下亦不能言其休火旺陰虧外見胎乾口臭心煩惡熱
終夜不寐而且黑暗之中日光如電夫晝明夜晦天道之常
今當晦而生明反乎其常矣所以然者直陰素虧血復暴脫
而陽無依附而發越于外精華並見故黑夜生明是乃陽光
飛墜如是損光流瑱卽泊沒危候也藥與大養其陰以濟其

陽方用地黃阿膠知母貝母玄參側柏童便日服四劑歷五
旬二百藥而愈由今思之爾時則識方尙欠而僅據火旺陰
虧之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氣虛而不能傳布藥中
恨不能重用參芪等以治病之源而彌其後患故病雖愈而
根未除明年九月厥病驟發傾囊而吐血竭而死矣傷哉向
使能合理脾健胃于養陰濟陽之中或者根可除而病不發
予無憾矣

凡吐血者必兼咳嗽以蓄血與留飲皆由脾胃氣虛故二症
每相因或先留飲而後吐血或先吐血而後咳嗽又或咳唾
而痰以相兼治法總不外乎理脾健胃醫家不鮮概謂傷寒
失表而死于麻黃者十常八九又有但咳痰而不吐血者

甥子尙未婚娶敢求先往憐不救之予已非敢推諉但恐過
服清金等藥曷可救也陳子云病雖三月然未服藥皆因前
此九子服藥無用今則不禁乎曰爾既不藥請我何爲陳子
曰聞先生醫吐血最有驗故爾相懇既無庸于辭乃勉強作
劑芪朮各用八錢曰不居功亦不任過但看緣法何如明白
陳子來云昨有二位高醫討藥单一看縮首吐舌詭爲不祥
謂黃芪白朮提氣是吐血者之大忌若此專用則必喘促加
劇而立死矣陳子曰芪朮提氣之說亦嘗聞之矣舒先生獨
不聞有是說乎且吾家有九子生等皆未有用黃芪白朮
盡歸于死大抵必有精妙之理非尋常有所能及吾從依法
與之今早看來覺氣稍平再服數劑血亦漸止飲食漸康六

十劑而全愈矣

吾見一少年患吐血醫者任用吐血諸方而強止之彼以爲
治得其法殊不知死于此也夫吐血一証皆由脾胃氣虛不
能傳布法主理脾健胃宣暢胸膈使傳布如常血不停蓄其
病自愈醫家不明此理希圖暫止謬以爲功獨不思停蓄之
血敗濁之餘豈能復行經絡是敗濁不去終爲後患壅塞胸
膈脾胃愈虧後此新生之血愈不得流通以致積而復動冲
散而出壅塞咽喉搐入鼻孔噎入肺管我不得息其死立至
醫不強止其血必無搐死之燥未几少年果爲積血復動噎
搐而死也矣故止血諸方切不可用學者識之

附辨肺癰肺痿

咳唾痰血腥臭稠粘爲肺癰肺痿也肺癰之証面紅鼻燥咽中
乳痛喘咳音啞胸生甲錯肺痿之証口吐涎沫飲一溲一遺尿
失音二証治法以肺癰宜瀉肺痿宜補之外均當滋陰清火潤
肺益痰愚謂所說非理也肺爲嬌臟豈可生癰潰出膿血肺已
壞矣尙得生乎或曰可生綱目所載有犯凌刷罪者當日訛拷
其背肺被拷壞潰而吐出獄吏憫之服以白芨長其肺典刑時
見其肺上白芨未尙未盡化此更然理也隔諸脊骨不得傷肺
何肺拷壞而骨不壞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氣管而入
肺其証顯然矣其所謂肺癰者實爲裏燥協痰血而上搏結而
生臭也胸生甲錯者燥侵胸膈上腕乾瀆咳逆而刺癢也面紅

胃燥咽乾音啞皆燥証也法宜
貝母雞子白俟其燥去津回咽高清利仍當用參芪苓朮砂蔻
星牛甘桔二冬以善其後肺痿者虛寒協痰血而上鬱藉而作
臭也吐涎沫者寒飲上逆也音啞者痰壅咽高也虛寒在下腹
便長腎陽憑甚則遺尿法宜參芪朮附砂蔻姜半故紙鹿鞭桑
螺蛸其証皆與肺經無相涉也何得謬名肺癰肺痿哉茲特辨
之

黃芪白朮不固表

黃芪白朮大補中氣皆入太陰之裏不走軀壳之外何以固表
外科用之托毒外出可見其性外攻不為收斂顯然矣即不當
用而誤用之亦只壅塞中焦無固表之理也但當云實者不必

用虛者必當用之以禦其表也彼不知分經解表又不能辨其
虛實用之不當能無害乎無怪乎其視等砒鴆也且云治病必
先表後補烏知三陰虛寒諸誰必當溫補並用若但驅陰散寒
而不知及早重用芪朮則寒雖去而虛不能回甚且不治矣而
况妄行表散者乎是必重用芪朮補中宮之陽以翊之則火種
不致滅也不則火種無存吹燃無益矣夫先天真陽屬腎者以
精屬腎故曰屬腎此生身之本健順之根先天之火種也然
非養生之物養生之道在于黃庭黃庭者即中宮之陽氣乃堯
育之元先天之宰養生之火種也黃庭貞固真陽不露黃庭寂
滅真陽立亡故有腎痿精絕而不死者黃庭之火種在也仙家
修煉進陽火歸于黃庭以造其基可見主宰先天之權在是矣

而驅陰回陽必重芪朮者卽修煉造基歸于黃庭之妙旨也
又常有三陰虛寒腹痛之証法當溫補並用者俗名氣痛概用
順氣等藥以耗其氣而傷其陽雖能暫快補前必漸加重久而
釀成不治之証矣且云其氣旣痛豈可前氣而取朮大視等砒
鴆焉是皆不諳六經之法不明虛實之理也又有等津虧火
旺素慣脾約者必欲出弓賜利則安否則煩燥無極法宜阿膠
地黃熬成膏黑脂麻核桃肉掃漿常服養陰以濟其陽潤燥以
通其便生育精津以制火邪則百年可享醫家不達妄用大黃
芩硝每日常服取其大便一行可圖暫快轉令津愈虧而熱愈
結竭其陰而死矣蓋以大黃芩硝但能濕火不能養陰卒亡其
陰也其用順氣等藥治氣痛者罪與同

論治雜錯輕重權宜法

患虛寒病者有雜錯陽邪在上心煩飲冷法宜方用黃連浸取
清輕之汁換人溫補藥中若上身熱而多汗心煩口燥下身冷
而腹痛者法宜石膏撒其上身表裏之熱合溫補以治虛寒者
兼心煩不眠肌膚燥口渴咽乾法宜麥冬竹茹阿地等藥摻
入溫補藥中若但見胸有微熱微煩不欲眠不甚燥渴者不宜
用阿地石膏連麥等重濁諸品但用雪梨西瓜甘寒之物畧除
微燥取其清輕易過無礙木氣斯有當耳各種雜錯殊難筆罄
但當以六經之法參伍而錯踪之無所往而不得之矣

論治虫法

蓋虫生于濕法屬太陰因脾臟虛寒則停濕而生虫藥主扶陽

補土以逐其濕殺虫其二義也後人咸宗 烏梅丸謂重得酸則
 伏得苦則安然黃連苦寒損傷直陽烏梅 酸寒滋津生濕安能
 治虫乎治虫之道務當溫燥竭力殺之伏 之何益安之何為
 常醫謝生者初患縮陽服芪朮四逆湯而 愈但人事倦怠飯量
 反加且善消善飢食未久又索食于是日 食五餐夜食二餐凡
 三碗出弓二次通計一日淡食過平時三 倍人事更加倦怠不
 能起床起則眩絕此則為虫症也凡虛弱 之人不能多食上因
 難消日食三倍非虫何以能消之食愈多 而人愈倦者飢為虫
 所消不能養人反消耗其正也起則眩絕 者虫因入動而為動
 則擾亂而人神昏也方用黃芪白朮各八 錢犀牛姜附各三錢
 以扶其陽而驅其濕因其病原從厥陰而 來仍用吳茱萸川椒各

三錢加枯礬一錢以殺虫服二劑飯減如故人能起床于是方
中去枯礬文數劑而全愈治虫之法無過于此其他諸藥皆非
妙也蓋明礬性涼煨枯則溫且燥或能驅其濕以殺其虫凡治
痰飲咳逆于理脾逐飲之中另用枯礬飯碾成丸服一二錢屢
見速効治濕毒潰清膿流水不乾者煨枯礬丸可收凡此皆屢
試屢驗者也

論心跳

心跳一証醫家謂心虛主用棗仁柏子仁遠志當歸以補心血
于理不合心君藏肺膈之中深居大內安靜則百體順昌否則
百骸無主顛沛立至豈有君主跳而不安百官泰然無事治節
肅然而不乱者乎則必無此理也觀仲景之書 心不悸無

心跳之說若謂心虛者心跳何以脾虛者腎不跳腎虛者而腎不跳耶蓋心下悸者心下有水氣脇下悸者則脇下有水氣膈下悸者則膈下有水氣皆陰氣挾水飲而動法主扶陽以禦陰補土以逐水彼以心下悸爲心跳然則脇下悸與膈下悸者爲何物跳耶何其所見之不廣耳或曰凡受驚而心跳跑急而心跳者非心跳乎是則無庸置喙子曰非也蓋驚則氣散跑則氣傷不過陽氣受虧陰氣上干而爲悸尙在肺腑之外安能搖動大內乎是理之一定者也且要知病在氣分切不可用血分之藥以犯仲景之禁耳

論虛寒証直陽發露而竭於下者

常有虛寒之人因黃庭火儲虛陽不能內守而竭於下者則

勢舉腎精傾瀉無可聊奈之極醫者無法可施束手待斃而
已予細繹其故粗工僅知培補腎陽但用附子肉桂枸杞桑螵
蛸等藥而不知重在中宮之陽始初即當重用黃芪白朮則黃
庭火種不致滅也稍緩則無及矣而况不用者乎其中或又悞
用扶苓陳皮等藥泄其直氣而開其孔道以致閉門不禁精無
統攝若再悞以爲火妄投寒涼孤陽立絕矣亟當灸百會穴溫
其上以升其陽則陽自安而勢自收藥中不溫補腎陽愈動其
火而更走其精法宜重用黃芪白朮人參鹿茸溫補黃庭益其
氣而舉其陷則腎自固而精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予常試之而
有驗學者識之

真陽發露者或衛陽解散則多汗而爲亡陽或虛陽上越則

面赤而爲戴陽或中宮陽去則能食而爲除中或孤陽下陷則火動而爲下竭總緣黃庭衰憊不能統攝之故務當及早重用黃芪白朮則黃庭有所主持諸陽不致外露矣

門人李步十問曰太平鄉所醫之証人皆稱奇其中奧渺何得聞乎余曰晰理精深難逢知己也今爲爾言之其人因家難不決數月鬱悶忿怒不已歲底歸家抱病不堪神識不清不知晝夜欲寐不寐嵬上達且醫者爲之安神開鬱病轉加劇求余診視脈微如絲按之卽絕人事不知飲食不下翁亡微熱泚亡微汗昏眊少氣欲言不出且又興陽強深不已半夜時胸中擾攘兩氣欲脫五更時方安日中時亦然客問此人陽虛之極何得腎陽復強余曰明乎哉問也此乃孤陽下陷爲陰所迫陽從下

端之証也又問胸中擾攘痰乎氣乎余曰君乎哉問也並無形
跡其理莫措余靜篤之明日方得其解其人抱悶終日默上不
欲人言靜而生陰也濁陰壅遏胸中冒蔽清陽所以神識不清
且飲食不下子午二時陰陽代謝因其陰過勝不容陽進代謝
之頃故有此脫離之象其所以不得寐者亦爲孤陽不得與強
陰交也然此証非外邪直中之陰不可以附桂等藥驅而逐之
法當大補其陽陽旺陰自消陰消陽不陷且腎火必自安而陽
亦自不興矣方用黃芪白朮人參鹿茸白朮志肉一劑而効十
餘劑而全愈

傷寒集註卷之十四終

叔和分配臟腑胗圖



寸一圍尺
 天一人地
 外內
 附
 季

寸一圍尺
 天一人地
 外內
 附
 季

胗脈三要
 一曰舉二曰按三曰
 脈察六字
 上自尺部至于寸
 下自寸部至于尺
 來自骨氣之升也
 去自骨氣之降也
 至應指
 止指

辨訛

李士材曰寸主上焦以候胸中關主中焦以候
高申尺主下焦以候腹中此人身之定位也大小腸乃下焦腹中之物脈訣候
之寸上有是理平滑自仁見及此以左尺主小腸前陰諸病右
尺主大腸後陰諸病可稱千古隻眼

喻嘉言曰小腸屬火不當候于左尺左尺主腎陰當候右尺

右尺主腎陽火從火也大腸屬金不當候于右尺當候左

尺以金從水

詔接叔和以與小腸皆屬火故同候左寸肺與大腸皆屬

金故同候右不為無理滑氏以寸關尺三部分配上中下

三焦候小腸左尺候大腸于右尺是又一定之理也嘉言

謂小腸當候右尺大腸當候左尺蓋取二家之意而折衷之
愚謂人身左屬陽右屬陰理當以左尺主腎陽右尺主腎陰
姪脈云左疾男喜右疾女娠以陽受氣于左而陰受氣于
右也此左陽右陰顯然矣脈訣反之何爲乎夫診寸口之法
其來舊矣究非確義難經云寸口者脈之大會也又謂肺爲
華蓋處其上五臟六腑入其下皆有真氣上薰于肺故曰肺
朝百脈然寸口者肺經經脈所過之處也其脈起于少商終
于中府所過之處甚長何獨取寸口三指之間耶且肺朝
百脈之說不果鼻中白膜遮攔不使下焦濁氣上于清道
是腎與膀胱腸胃諸經之氣皆不得薰于肺也藉令得而薰
之亦只薰于肺寸口何可得而薰之耶又何以少商魚際尺

淨靈門等處皆不可得而薰之耶夫既無薰寸口之理安得
謬謂寸口脈之大會也又安得謬指某部至某經某部又至
某經耶是皆未有所據耳惟其無據皆得以意爲之故叔和
一說滑氏一說嘉言又一說焉詔不揣其謏陋而僭爲是說
得以辨之可見脈訣不足憑也其何敢特逞所見自以爲是
而貽悞後之人乎高明諒之

人迎氣口說

喻嘉言曰脈訣謂左手關前一分爲人迎以候外因曰人迎緊
盛傷于風右手關前一分爲氣口以候內因曰氣口緊盛傷于
食兩手關後一分爲神門以候腎氣曰神門緊盛痛居其腹甚
人迎乃足陽明之經脈在結喉兩旁氣口乃手太陰之經脈在

兩手寸口何得妄指而手關前一分爲人迎氣口而分診乎其
所謂神門之說節外生枝尤其謬甚旣以兩腎分診于兩尺何
得又以神門候腎耶此皆脈訣之謬耳

進賢舒詔馳遠著

跡象分疏

脈之名數二十有七

浮扎滑膏弦緊洪名爲七表屬陽宮

微沉緩瀦遲併伏濡弱爲陰八裏同

長知虛細促動結代革同歸九道中

道者何也不詳有解否

更有數牢散三脈二十七脈名數窮

浮沉遲數四者諸脈之綱領也

浮者浮于上也舉之有餘按之不足

沉者沉于下也重按乃見

遲脈一息三至往來遲慢五至為平四至為緩三至為甚三至為敗

數脈一息六至往來疾數六數七極八脫九死十綿草

洪虛散芤革濡微七脈兼乎浮也

浮大有力為洪

浮大無力為虛

虛甚為散

芤脈中空浮大而軟芤脈亦大中空候不足故曰芤脈中空

革脈浮大有力中候沉候皆空不空為洪中空為芤中沉皆空為革

濡脈浮小而軟浮小不軟為何脈也

微脈浮而極小極軟過甚于濡

沃牢弱細四脈兼乎沉也

伏者沉之極也

伏行筋間

牢脈沉大有力浮中皆不足

為何脈也

細者沉小而軟若絲線之應指也

為何脈也

弱者軟小之極也

緩瀯結三者兼乎遲也

緩脈一息四至往來和勻

瀯脈往來寒瀯漫無神氣

結脈遲而時一止止有定數

如幾動一止又一幾動一止前後不對為無定數

促動緊三者兼乎數也

促脈數而時一止亦無定規

邊止為結數止為促皆無定數有定數者皆為代脈

動脈數而短圓如豆粒汨汨動搖

動每滑相似

緊脈往來疾勁彈搏人手

代脈不論遲數丘有定數不能自還如十動一止再候有定數仍十動一止為止有還也

即謂之不能自還止無定數者為康熙字典代字註云不還日代

實脈不論遲數不大不小浮中沉三候皆堅實有力也

長短弦滑不論浮沉遲數各因跡象而得其理也

長脈有餘之診相引之象迫于本部不太不小逢迫自若

短脈不及之診短縮之象不及本部

弦脈如張弓弦勁而端直之象以氣言緊以力言

滑脈往來流利而不蹇滯

按此二十七脈中有未妥者當改之如浮小而軟為濡濡甚

為微焉若以浮小不軟濡軟者為微乎沉小而軟為細細極

爲弱曷若以沉小不軟爲細軟者爲弱乎至于虛甚爲散沉極爲伏二者多事別之可也更有四種有狀無名如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及沉大無力者皆有其脈無其名闕如也今不之補者是不欲無中生有爲此無益也

奇經八脈

部經八脈者陽維陰維陽蹻陰蹻衝任督帶不與十二經共貫持其奇零耳

陽維之脈起于諸陽之會由外踝之金門穴而上行于衛分陰維之脈起于諸陰之會由內踝之築賓穴而上行于營分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陽蹻之脈起于足跟循外踝而上行于身之右左陰蹻之脈起于足跟循內踝而上行于身之左

右所以使機閔之躡捷也督任衝者皆起于會陰穴一源而
三派督脈循脊中而行于身後所以總督諸陽故曰陽脈之
海任脈循腹中而行于身前所以承任諸陰故曰陰脈之海
衝脈前行于腹後行于背上行于頭下行于足以至谿谷肌
肉無處不到爲十二經絡上下之要衝故曰十二經之海帶
脈橫圍于腰狀如束帶所以統束諸脈也陽維主一身之表
陰維主一身之裏以乾坤言也陽躡主一身左右之陽陰躡
主一身左右之陰以東西而言也督脈主身後之陽衝任主
身前之陰以南北而言也帶脈橫圍統束諸脈以六合而言
也

既謂衝脈前後上下無處不到又謂衝任身前後之陰類胡言之不一也

奇經八脈應診

尺外科上至寸陽維自內達外之象也

尺内科上至寸陰維自外入內之象也

寸左右彈陽蹻可決寸之左右蹻也

尺左右彈陰蹻可別尺之左右蹻也

關左右彈帶脈當則人腰之左右帶脈也

直上直下浮則為督紫則為任窄則為衝直上直下者三脚俱長透之義也浮則氣

張陽之象也故為督紫則斂束陰像也政為任中則堅寔有餘之象也故為衝

技以寸口分配十二經三清之下固難清晰又雜以入

其間愈令人不能晰也抑何所據何可信平蓋尺外斜上

內斜上者豈非兩條脈交錯而上耶寸口脈只一條未有此

兩條也誕甚

妊娠脈訣

婦人有子陰搏陽別與脈搏指而動少陰動甚其胎口結

流利也其測耳曷若云少陰滑者甚豈不妙哉以滑為動自亂滑疾不散胎

必三月但疾不散五月可決四曰心五胎六脾胃七肺九十月

來腎又曰若問女子何因尺中不絕胎脈方真按之不絕者非胎

也左疾男喜右疾女娠受氣于左也

左手帶縱而個男脈緩此脈刺臍也

右手帶橫一雙女脈浮此脈刺臍也

左手脈逆生三男心弦肝滑腎浮

右手脈順生三女肺滑脾浮腎細此臍生脈也

大脈有是平驚唐之至

六腑八部皆相應一男一女分形証為六脈皆流利

離經脈訣

一息六至號離經沉細而滑欲產可明離者常也離經者胎已

沉細而滑者和暢益有一息一二至者亦曰離經此為元虛臨

流利之意也獨任故不能上應于脈元

已上始娠諸脈皆非至當附此不過備攷而已學者不可據

以為然

附絕脈

雀啄連來四五啄屋漏坐

點落彈石硬求尋即散搭指散

滿如鱗索魚翅似有一

遊靜中忽一躍釜沸之脈弱

真醫家見此休下藥

雀啄者如雀啄食連連矣指且堅且銳忽然頓絕良久復來
屋漏者如屋上漏水良久一滴滴散無根

彈石者如硬物擊石劈然一下尋之即散

解索者如解亂索指下糊塗乍疎乍急散漫無根

魚翔者如魚在水中頭身貼然不動而但輕搖其尾忽然沉
沒不見少頃復如前來

鯢遊者始則冉冉不動少頃警然驚跳而去良久仍復前來
釜沸者如釜中水沸滾上亂湧而無根也

附溢脈栗脈

溢脈上出魚際陽有餘也上魚上者脈中

栗脈下達臂間陰有餘也下臂下者脈中傷寒集註卷十五終